

烏干達與坦尚尼亞對抗的背景

楊 逢 泰

東非聯邦：一個尚未實現的理想

英國在東非的殖民地——肯亞、烏干達、尚西巴和坦干伊喀在地理上接壤，經濟上有依存關係，肯亞的白人移民在英國政府支持下，企圖將東非統一起來以擴展他們的控制範圍。一九二二年二月，當時的殖民大臣邱吉爾表示有計劃將四個殖民地組成一個聯邦，可是烏干達境內的布干達王國（Buganda Kingdom）強烈反對，此一計劃未能實現。根據高爾（W. G. A. Ormsby-Gore）委員會調查的結果，英國於一九二六年設立東非總督會議，由以上四殖民地的總督組成，討論有關關稅、鐵路以及科學研究等事務。一九二七年成立了共同市場。可是，總督會議並無行政權，英國政府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頒佈「東非領理事務未來管理事項」，建議設立「東非高級委員會」（East Africa High Commission），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東非高級委員會」成立，由三殖民地的總督所組成，尚西巴可派代表參加，其管轄的事項有交通、經濟、文化和衛生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坦干伊喀獨立後，高級委員會改組為「東非共同服務組織」（East African Common Service Organization）。一九六二年烏干達獨立後，坦干伊喀總統尼瑞爾（Julius Nyerere）聯合烏干達總理奧波德（Milton Obote）要求英國儘速給予肯亞獨立地位。最熱衷於東非聯邦的是尼瑞爾，他甚至於一九六〇年建議將坦干伊喀的獨立日期予以延長，俾能使一個聯邦的東非能够在英國統治權力的影響下脫穎而出。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當時肯亞尚未獨立），東非「三巨頭」——塔干伊喀總統尼瑞爾、烏干達總理奧波德和肯亞總理肯亞塔（Jomo Kenyatta）——在奈路比舉行會議後，發表聯合公報，保證建立「東非的政治性聯邦」。

他們三人同聲宣佈：『吾人相信決定之日已經來臨，我們該告訴我們的人民，現在已無空洞的口號和講話的餘地，這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日子』。

東非三國之中無論就人口或領土而言，以坦干伊喀為最大，肯亞次之，烏干達為最小。肯亞因為有長期定居的大批白人，所以在教育和工業化方面，遠超過其他兩國，為其他兩國生產各種消費品和糧食加工，此外並具有東非主要兩個港口之一的莫巴沙港（Mombasa）。烏干達盛產棉花和咖啡，並有相當發展的工業和礦業，較比坦干伊喀富有，也沒有肯亞白人移民的困擾問題。而坦干伊喀擁有東非著名港口達萊撒蘭（Dar es Salaam）。擬議中的東非聯邦主要是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因為三國已有共同市場的基礎，可是問題也就是發生在政治方面。

肯亞塔為肯亞獨立奮鬥的象徵，亦為聞名非洲大陸的資深民族主義和泛非洲主義的領袖，一般的認為他最可能出任未來東非聯邦的第一任總統。肯亞塔為執政黨「肯亞非洲國民同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KANU）的黨魁，其主要的反對黨是「肯亞非洲民主同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 KADU）。肯亞塔的前肯亞非洲國民同盟在五月的選舉中獲得勝利，對東非政治統一的步驟表示歡迎，當時的司法行政和憲政部長姆鮑亞（Tom Mboya）在眾議院說：『我們國家所需要的以及東非所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團結，一個有效的團結』。反對黨肯亞非洲民主同盟雖然堅持：聯邦不能作為摧毀肯亞區域主義的方法，可是該黨黨魁恩迦拉（Ronald Ngala）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國會提出一項動議，贊成東非在一九六三年成立聯邦。

坦干伊喀的執政黨是「坦干伊喀非洲國民同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TANU），是一個強有力的全國性政黨。尼瑞爾從奈路比參加三巨頭高峰會議後旋即宣佈：『我們不預備浪費任何時間』。當時坦干

伊略的副總統卡華瓦 (Raahidi Kawawa) 說：東非聯邦可以保全區域的尊嚴，給東非人在世界事務有更大的發言機會，並可將外國人逐出非洲。坦干伊略對東非聯邦的立場是團結一致的。

三國之中，以烏干達的政治最為複雜。為了適應强有力的布干達王國，烏干達所採取的是一個準聯邦制度。奧波德總理是「烏干達人民大會黨」(Uganda People's Congress) 的領袖，其政治基礎是布干達以外的部落，和擁護布干達國王的保王黨 (Kabaka Yekka) 組織聯合政府。反對黨是屬於天主教教的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烏干達的統治中心是準備接受聯邦計劃的，當時烏干達人民大會黨總書記，該黨急進派領袖卡康其 (John Kakonge) 表示烏干達支持聯邦之擬，而溫和派領袖，司法行政部長伊賓其拉 (Grace Ibngira) 敦促各領袖無條件的支持聯邦的觀念。國會反對黨領袖巴坦令迦亞 (Basi Baringaya) 宣佈：『我們現在必須採取行動……我們必須高瞻遠矚而胸襟開朗。』

可是，正如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一樣，東非聯邦的理想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在東非人民焦急的期待中，再度因為布干達王國的固步自封而成為泡影，而且使今日的東非捲入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的漩渦中。吾人必須在歷史、地理、種族、宗教、部落主義、殖民主義和國際共黨的滲透中尋找問題的答案。

烏干達：一個「四不像」的國家

烏干達處於東非洲中心，雖然與坦干伊略共有世界第二大湖——維多利亞湖 (Lake Victoria)，可是她是一個被陸地封鎖的國家。近一千年來，因有大小不同的部落移入，至十九世紀時，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組織併立着，東部與北部為小型部落社會，而西部與南部有四個傳統王國——即布干達 (Buganda)、班約羅 (Bunyoro)、托羅 (Toro) 和安柯里 (Ankole)，其中以布干達王國最有力量，使烏干達成爲一個內部政治權力極不平衡的國家。

一八六二年英國探險家斯比克 (Captain J. H. Speke) 和格蘭特 (James Grant) 從南部進入布干達，開始經略今日的烏干達一帶。一八八五年

烏干達與坦尚尼亞對抗的背景

柏林會議，列強在紙上瓜分了非洲，一八八八年，爲了作有效的佔領，英國將東非的勢力範圍交給東非公司。路迪特 (Federick Lugard) 於一八九〇年奉公司之命抵達布干達，與當時布干達的國王穆萬迦 (Mwanga) 訂約，以公司地位君臨布干達，開始向其他地區擴張勢力，遂與班約羅王國發生衝突。英國人在布干達人軍事援助之下，征服了班約羅王國，英國當局爲了酬謝布干達，而將班約羅南部一大塊領土於一九〇〇年贈於布干達。班約羅人引以爲恥，拒絕接受此種安排，認爲這是他們的「失土」(Lost Counties)，必須予以光復，此一割讓構成了布干達和班約羅兩王國之間，以及班約羅與英國之間的仇恨。

英國政府於一八九三年派波德爾爵士 (Sir Gerald Portal) 到坎帕拉，接管了東非公司，宣佈烏干達爲英國的臨時保護地，翌年六月，布干達的保護地位正式確立。其後英國進一步與班約羅、托羅和安柯里三王國的統治者簽訂協定，這三個王國於一八九六年時均已成爲英國保護地，英國當局遂以烏干達爲此等保護地的全名，將整個烏干達分爲東方、北方、西方和布干達四省，其下設「縣」(county: sasas)。

英國殖民當局在烏干達實施「間接統治」。可是英國與布干達王國所簽訂的保護協定，其自治的程度，高於其他三個傳統王國。布干達王國具有完整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國王 (Kabaka) 之下，設總理 (Kalikiro)、財政大臣 (Omunanika) 和法官官 (Omulamuzi) 等官職，此外並有大酋長 (Sasas) 和小酋長 (Gambololas) 等層層節制的行政體系。布干達的國會稱爲 (Kikiko)，這是王國內人民政治意見的溝通機構。一九〇〇年，英國與布干達當局所簽訂的協定保留了這種傳統制度，布干達國王與其國會經英國保護當局之同意，制定有關土地所有權和稅捐等法律，以及「有關影響與保護國關係」的決議，因此，布干達王國在英國殖民統治體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烏干達全面積共九四、〇〇〇平方哩，人口約八百萬，而布干達王國的面積爲二五、三九〇平方哩，佔全面積四分之一強，而烏干達受教育的中堅份子大多數爲布干達人。烏干達總歲入的百分之六十來自布干達，因此布干達構成了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當一九五〇年代，烏干達邁向獨立旅程時，民族主義政黨和四個傳統王國之間彼此不信任和緊張的程度，使烏干達建立民族國家的工作非常困難。

二次大戰以前，烏干達的行政會議和立法議會中均無非洲人的代表，大戰以後，英國在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以逐漸修改憲法，增加立法議會中非洲和亞洲議員的方式，使烏干達走向自治的途徑。

英國政府於一九六〇年所設立的「關係調查委員會」(Relationship Commission) 於第二年六月提出報告，建議未來的憲法，使烏干達成爲一個中央政府具有強大權力的民主統一的國家，在此國家之中，布干達的地位爲聯邦關係，其他三個王國爲半聯邦關係。布干達選舉代表參加國民大會。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在倫敦舉行的烏干達憲政會議即以此一報告爲討論基礎，所達成的決議顯示布干達在未來獨立過程中願意合作。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烏干達舉行獨立前的最後一次大選，奧波德(A. M. Obote)的烏干達人民大會黨(Uganda People's Congress)與布干達的保王黨(Kabaka Yekka)攜手合作，獲得勝利，在八十二席選舉議員中，烏干達人民大會黨獲得三十七席，保王黨(由布干達國會直接選舉)獲得二十一席，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獲得二十四席。烏干達人民大會黨和保王黨組織聯合政府；而原來執政的民主黨成爲反對黨。

這次選舉爲民主黨與烏干達人民大會黨之間的鬥爭，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人民大會黨在班約羅失去了全部席次，選民很明顯的是受了「失土」問題的影響，此一選舉意味着布干達與班約羅兩王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烏干達獨立，仍然留在不列顛國協之內。奧波德的聯合政府否認烏干達變成共和國的可能性，認爲這是違反烏干達的傳統。其後，保王黨於九月十一日在「烏干達巨人」(Uganda Argus)發表一篇官方的聲明：主張國家元首應該由烏干達望族中產生，保王黨某些黨員明白表示布干達國王在王族中居有最高地位，當然應該爲國家的元首。

奧波德遷就國內的政治現實，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宣佈了一項修改憲法的法案，使烏干達成爲不列顛國協內的「獨立主權國家」，以國家元首代替總督。此一法案並規定：總統由國會議員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選出。布干達國會旋即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布干達國王穆德沙二世(Mutesa II)爲唯一可能的總統候選人，烏干達國會隨後於十月四日選舉穆德沙二世爲烏干達總統。烏干達是一個現代的共和國，可是却以國內傳統王國的君主爲總統，在共和國內居然存在着四個傳統王國，這是一個「四不像」的政治實體。

布干達部落主義：東非聯邦的障礙

對烏干達而言，東非聯邦問題構成了對聯合政府的考驗，以及布干達等傳統王國能否在現代的政治實體內作自我的改變和適應的表示。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當三巨頭發表公報後，布干達等四個王國的政府對公報當時未予評論，其後班約羅、托羅和安柯里的總理和部長們在坎帕拉舉行了兩天的會議，宣佈於憲法草案公佈之前，三國在原則上接受奈路比宣言。很明顯的，這三個小王國並沒有構成東非聯邦的障礙。

奈路比宣言發表以後，布干達國會旋即舉行秘密會議，授權政府對聯邦問題進行談判。東非三國當局爲了對布干達施展壓力，六月九日在坎帕拉舉行「統一大會」，東非領袖均參予盛會，發表演說，譴責部落主義(tribalism)爲東非聯邦和泛非洲主義的障礙。肯亞塔和奧波德同聲向烏干達的傳統君主提出保證，當時布干達缺乏有力的領導階層，不敢公開反對聯邦，而採取消極態度。七月一日，布干達國王拒絕與「三巨頭」在國會大廈會晤，一般解釋是拒絕聯邦之意，可是布干達政府的教育部長瑪雅嘉(Abu Mayanja)在一封公開信中表示：「只有在東非聯邦允許布干達保留它的體制和文化的條件下，才願意加入聯邦」。

因此，「三巨頭」遂進行起草聯邦憲法的工作，任命了一個工作委員會負責此項實際工作。可是樂觀的氣氛不久就告消逝，八月二十一日，瑪雅嘉要求布干達以組成國的地位參加聯邦，並且揚言：『如果需要的話，布干達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而並不需要東非的統一』。兩天以後，保王黨書記塞卡卡(Ali Kiakaka)敦促奧波德總理：『在對聯邦採取任何步驟之前必須三思』。並稱：『如果在此時加入聯邦，將使烏干達貶爲永久的第三等地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奧波德必須考慮參加聯邦的政治代價。

一九六四年一月，尚西巴發生流血政變，不安的氣氛籠罩着東非，這是一個期待和焦慮的時期。三巨頭雖然一再舉行會議，可是談判的實質很少進展。尚西巴的政變掀起了連鎖反應，坦干伊略、烏干達和肯亞三國先後發生兵變，抗議英軍駐在東非，三國均在英軍的協助下平定了叛變。整個東非處於動盪不安之中，東非三國領袖各有安排，坦干伊略總統尼瑞爾訴諸於泛非

洲主義，他於一九六四年一月間致函非洲獨立國家元首，要求在達萊撒蘭舉行非洲團結組織的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中要求組織一支非洲軍隊來取代英軍。肯亞政府惟恐與索馬利亞在東北邊境衝突，所以要求英國代為訓練三軍。烏干達採取中間路線，一方面同意英國在肯亞為烏干達訓練空軍，一方面限制駐烏英軍的人數。三國在軍事方面採取不同的途徑，建立東非聯邦軍隊的希望頓告消失。

尼瑞爾進一步加緊控制，認為兩黨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是「太昂貴的侈奢」，也是多元社會不安的根源，宣佈修改憲法，實施一黨民主政治。肯亞是兩黨政治，烏干達是多黨政治，三國憲政體制不同，減少了東非政治的彈性。

其時，東非發生了兩件大事，影響東非聯邦的談判。第一是尼瑞爾與尚西巴總統卡魯姆（Abeid Karume）於四月二十七日簽署合併條約，坦干伊喀和尚西巴聯合而成爲「坦尚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十月三十日，改稱「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尼瑞爾希望此舉能够鼓舞東非聯邦，甚至非洲更廣泛的統一，第二是尼瑞爾於五月十二日宣佈一項二千四百六十萬鎊的五年發展計劃。他在國會宣稱：在過去，是肯亞爲坦干伊喀製造貨品，如果肯亞和烏干達不同意修正這種工業方面不平衡的現象，坦干伊喀將別無他途可循，不得已而破壞共同市場的安排。

「三巨頭」於五月十五日在奈路比集會，同意三項措施彌補坦干伊喀的貿易差額。第一是建立臨時性的配額制度，自動限制啤酒、紙煙和皮鞋等的輸出，以保護坦干伊喀的工業。第二是將大規模的工業平均分配在三國境內。第三是設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東非市場的工業。三國對此項安排的反映良好，共同市場的危機已經過去，可是這種「友愛精神」並不能促使東非聯邦的實現。

四月間，「肯亞非洲國民同盟」國會「聯邦委員會」的議員建議三國國會議員於五月七日在奈路比開會，討論聯邦問題，烏干達議員沒有出席，肯亞和坦干伊喀議員於五月八日決議：要求「三巨頭」在五月二十日以前集會，宣佈組織聯邦的意願，如果烏干達拒絕，肯坦兩國應進行組織聯邦。烏干達總理奧波德表示：在許多重要問題沒有解決之前，烏干達不能被迫參加一

個草率的聯邦。

六月底，工作委員會在坎帕拉舉行了兩天的會議，三國代表對東非統一的途徑意見分歧。烏干達代表要求在外交、公民資格、外債、農業、高等教育和工會方面限制中央的權力，其他兩國堅持外交應爲聯邦中央政府的責任。會議結果認爲：東非三國在此時組織聯邦是不適宜的，代表們建議加強東非共同服務組織的功能。事實證明這是工作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東非三國於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之間組織聯邦的希望，經不住布干達偏狹的部落主義的摧殘而終告幻滅。

奧波德統治下的烏干達

奧波德總理是北方省郎歌（Lango）族人，他的烏干達人民大會黨代表著布干達王國以外的其他的部落，烏干達人民大會黨與保王黨的聯合政府是一個不穩定的同盟。奧波德爲了使國內的政治達到平衡，必須解除布干達王國的特殊地位，其次是尋找一個使雙方滿意的公式來解決布干達與班約羅之間的失土問題，最後必須加強與肯亞和坦尚尼亞的合作關係。

在獨立之初，奧波德瞭解國內微妙的局勢，對於布干達王國形式上的權力予以遷就，採取漸進的方式來擴展實質上的權力。聯合政府維持了三年，一九六六年二月，奧波德在軍隊支持下，宣佈停止獨立憲法的效力，三月二日，宣佈取代布干達國王所擔任的總統職位，四月十五日，奧波德總統公佈一項新的憲法，以單一的國家代替了以前複雜的聯邦制度，在國會大廈中，要求國會議員對新憲法舉行投票，保王黨和民主黨全體議員離開會場，烏干達人民大會黨十六人缺席）和無黨無派議員以五十五對四票通過了新憲法。奧波德強調新憲法是臨時性的，國會將指定一個制憲會議來起草一項永久性的根本大法。四月十五日公佈的憲法有幾項重大的改革，由布干達國王穆德沙二世所擔任的總統職位、副總統和總理等職位均予廢除，一切行政權授予總統（executive president）。新憲雖然承認四個傳統王國的統治者地位，可是禁止他們擔任公職，其中最激烈的改革就是將幾個傳統王國所具有的聯邦和半聯邦關係予以廢止。

五月二十三日，布干達人起而叛變，翌晨，烏干達軍隊圍攻王宮，經激烈

戰鬥後，接管了王宮，布干達國王流亡英國（一九六九年酒精中毒死於倫敦），領導這次軍事行動的就是阿敏將軍（Gen. Idi Amin）。自此以後，陸軍掌握了實權，奧波德進一步控制政權，宣佈廢止反對黨，成爲一黨統治的國家，並且建立了一個恐怖的秘密警察。奧波德之所以能與阿敏合作是彼此的需要，他們的合作暫時解決了布干達問題。

「失土」問題是奧波德政府最大挑戰之一，嚴重的危害着聯合政府的存在，奧波德的基本立場是：此一問題必須在烏干達統一的體系內予以解決。一九六〇年代，穆班德區（Mubende）內的班約羅人組織了一個「穆班德——班約羅委員會」（Mubende-Banyoro Committee）爲恢復失土而奮鬥。英國人率直的拒絕重談此一問題，認爲這是永久性的安排。一九四〇年代，班約羅人一再向英國政府請願而未果，當烏干達邁向獨立時，問題白熱化。英國政府於一九六〇年設立了一個「關係調查委員會」（Relation-ship Commission）進行調查，翌年六月，該委員會提出報告，認爲如果問題在獨立之前不予解決，有發生內戰的危險。

雖然班約羅人強烈的要求將此一「失土」問題列入在一九六一年舉行的憲法會議中，可是與會代表並沒有認真討論此一問題，主要的是因爲布干達的拒絕。殖民部的妥協辦法是任命了由樞密院顧問官三位組成「摩爾遜委員會」（Molson Commission）進行調查。一九六二年五月，該調查委員會提出了一項報告。因爲這些「失土」在烏干達的行政區域中劃歸布干達省的七個縣，其中布雅迦（Buyaga）和布干迦齊（Bugangazi）兩縣中絕大多數的人口爲班約羅人，因此這一調查委員會建議將此兩縣歸還班約羅王國（其他幾縣中以布干達人較多，他們希望留在布干達王國內）。英國殖民大臣毛德林（Reginald Maudling）於六月間宣佈批准摩爾遜委員會的解決辦法，將人口絕大多數爲班約羅人的兩縣歸還班約羅王國，布干達拒絕此一解決方式，殖民部遂裁定：這兩個縣由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至少兩年後舉行公民投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布雅迦和布干迦齊兩縣內舉行公民投票，絕大多數票決回到班約羅王國，選舉結果公佈後，坎帕拉即發生暴動。一九六五年元旦，這兩個縣正式歸還班約羅王國，這是一項雙方均不滿意的辦法。阿敏的政變是分享權力損及友誼的典型例子。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奧波德總統自新嘉坡參加國協會議返國途中，陸軍參謀長阿敏將軍藉口奧波德企圖罷黜他而發動政變，推翻了奧波德政府。奧波德逃往坦尚尼亞要求庇護，非洲急進國家如尚比亞、坦尚尼亞、幾內亞、索馬利亞和蘇丹等同聲譴責，施展壓力將原定於在坎帕拉舉行非洲團結組織高峯會議改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行。一九七一年八月，坦烏兩國邊境發生衝突，烏干達指責坦尚尼亞在中共領導之下，企圖侵犯烏干達。

在坦烏兩國糾紛的初期，尼瑞爾立場非常強硬，甚至譴責任何承認阿敏政權的國家。可是，阿敏以不批准東非經濟社會預算的方式來逼使尼瑞爾承認他的政府，尼瑞爾爲了避免東非經濟社會破產，乃接受肯亞塔的調解，表示：『在阿敏願意合作的條件下，他同意兩國關係正常化。』阿敏表示同意，十一月十一日兩國邊境恢復了直接交通，阿敏並簽署了東非經濟社會的預算，坦烏兩國關係暫時恢復了正常。

東非洲：「印度教徒的美洲」

本年八月十九日，阿敏總統突然下令驅逐烏干達境內英籍亞洲人，當英國正與烏干達交涉時，阿敏再度下令將具有烏干達籍的亞洲人予以驅逐，此舉不但在國際間掀起一大風浪，並使暫時平靜的東非捲入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之中。

原來在東非的亞洲人絕大多數是印度人。古代印度與非洲就有密切的接觸，葡萄牙人於十五世紀末葉到達東非時，就發現印度商人在沿海一帶，從事貸款和中間商人的活動。一八九五年，有三百五十名印度人來到東非，擔任建築肯亞——烏干達鐵道的工程。其後大約有三萬二千名工人工人入口，其中有六千七百人在工程結束後決定留在東非，印度人陸續來到東非，在貿易方面建立了堅強的地位，到一九六〇年時，東非已有三十三萬印度人，其中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大城市中，從事工商業。邱吉爾在渠所著「非洲之行」（My African Journey）一書中說：『凡是白人不能去的地方，白人無法生存的地方，亞洲人都能滲透進去，維持他們的生計，對於早期的貿易和最初交通工具的發展，亞洲人比任何人都都有貢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亞洲人控制了大部分的貿易和商業，他們不但在東非各大城市建立了鞏固的基礎，而

烏坦兩國邊境衝突的因素

且深入叢林，使僻遠地區的非洲農村能够獲得循其他途徑所不能獲得的貨物。不可避免的是：他們的貨物索價較高，從事高利貸而有剝削之嫌，而變成了中世紀在歐洲的猶太人。因此，約翰斯敦爵士(Sir Harry Johnston)稱：東非洲是「印度教人的美洲」(America of the Hindu)。此外亞洲人也充任公務員。有人說：在東非國家獨立之前，當你參觀他們的政府時，會發現：歐洲人坐在桌子上，亞洲人在打字，非洲人為你倒茶，這是東非種族關係最好的寫照。在東非的印度人，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為信奉印度教者，有很多印度教徒在東非致富後回到印度。一般而言，回教徒認為東非是他們的故鄉。

在東非的白人也同樣的討厭印度人，因為印度人在財富與教育方面和白人競爭，因此白人和非洲人都指責印度人是東非進步的障礙。其次，他們譴責印度人在東非形成關閉的文化團體。事實上，在東非的印度社會分裂為兩個敵對的團體，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各自設立學校來教育他們的子弟。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後，印回教徒之間鴻溝日深。在白人之間有謠言稱，印度在東非有帝國主義野心，利用當地的印度人為第五縱隊。為了印度人的利益，尼赫魯一方面曉諭在非洲的印度人要以當地非洲人的利益為先，希望避免種族衝突，一方面並以全力支持非洲的獨立運動和倡導亞非團結運動。東非三國中，肯亞和烏干達有強烈的反印度人情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在烏干達有抵制印度商人的運動。肯亞獨立前後，因為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印度人逐漸離境，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每年約有一七〇〇人至三千人離境，一九六六年增至六千人，一九六七年躍至一萬人。一九六八年，肯亞國會通過了一項剝奪亞洲人生計的法案，印度人大批被迫離境，英國政府於二月間不得已限制印巴人民進入英國。

在漠南非洲，一般的人民均認為：殖民主義是非洲所以落後和貧困的原因，隨着獨立，接踵而來的是進步和繁榮，可是殘酷的現實並不是如此。阿敏總統為了鞏固他的統治，爭取人民的支持，因此將亞洲人當作替罪羔羊，阿敏藉口在烏干達的亞洲人從事破壞活動，阻礙經濟發展和鼓勵貪污風氣，而將亞洲人驅逐出境。由非洲人來接收亞洲人的商業，烏干達工商部於九月二十九日宣佈，烏干達非洲人接收的第一批商業將是：酒吧、洗衣店、地產買賣、理髮店、批發和零售商、運輸行等，烏干達人並將接收亞洲人的不動產。

烏干達與坦尚尼亞對抗的背景

就在阿敏總統此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使全世界為之震驚，並給英國帶來很多困擾之際，坦尚尼亞和烏干達邊境於九月中旬再度發生衝突，坎帕拉方面指責坦尚尼亞的正規軍和烏干達的反政府分子所組織的游擊隊侵犯烏干達，其中並有英國和以色列的傭兵，其目的在恢復奧波德政府和使被驅逐亞洲人延緩離境。坦烏兩國的邊境衝突曾經一度趨於激烈，雙方出動空軍和戰車。利比亞曾於十九日企圖以五架運輸機，以軍隊和武器援助烏干達，但被蘇丹政府迫降喀土穆，使戰爭未能進一步升高。坦烏兩國此次再度對抗，其原因歸納起來有以下數點：

第一、非洲國家政變頻繁：非洲領袖往往拒絕承認新政府，以免鼓勵政變。一九六四年一月間，東非四國先後發生兵變，尼瑞爾至今猶有餘悸。奧波德政府被推翻後，尼瑞爾拒絕承認阿敏政府，尼瑞爾於參加摩迪休的東中非國家元首會議後，始表示願意容忍阿敏政權，但希望找到一個適合的方式，使坦尚尼亞無需正式承認阿敏，此舉使阿敏非常憤慨。

第二、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之間，東非聯邦流產後，奧波德一方面以漸進的方式削弱布干達王國的力量，一方面採取與東非國家合作的政策。一九六七年，東非三國元首在坎帕拉簽訂了「東非合作條約」(East Africa Treaty of Cooperation)，將東非共同服務組織改組為東非社會(East Africa Community)，進一步加強三國的經濟合作，總部設於坦尚尼亞的阿綠沙。東非管理局(East Africa Authority)由三國總統所組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此外並有東非立法會議(East African Legislative Assembly)和共同市場理事會(Common Market Council)及共同市場法院等機構，希望循功能合作的途徑，逐漸達到政治統一的目標。阿敏奪取政權後為了鞏固權力，安撫布干達王國，將穆德沙二世的遺體迎回安葬，一方面以不批准東非經濟社會預算的方式，企圖迫使尼瑞爾予以承認，阿敏的此種行為動搖了東非合作的基礎。

第三、奧波德之能够掌握烏干達政權，曾獲得坦干伊喀非洲國民同盟的援助，其後奧波德仿照尼瑞爾的方式，實施一黨民主政治，同時尼瑞爾和奧波德兩人均標榜非洲社會主義，但避免採取激烈的政策，奧波德並一再表示

烏干達的經濟發展決不以種族為基礎，其目標在提高全民的生活水準，簡而言之，尼奧兩人在經濟的政策方面作風相同。

第四、尼瑞爾庇護奧波德，並允許支持奧波德份子于坦尚尼亞所設立的難民營中，從事反阿敏的宣傳活動，並接受游擊訓練，進行復國企圖。

第五、中共以尚西巴為跳板，積極向東非滲透。尼瑞爾於一九六五年訪問北平後，雙方關係更形密切，坦尚尼亞是第一個接受北平「軍事代表團」來訓練軍隊的非洲國家，中共並大量以武器供應坦尚尼亞，使東非的軍事形勢失去了平衡。其後奧波德亦接受中共援助，並揚言未來烏干達將採取明確的左傾政策。坦烏兩國的親共政策是一致的。阿敏於一九七一年八月指責中共支持坦干伊略，侵犯烏干達，一般認為這是中共在東非的挫折。（其後，阿敏瞭解此種微妙的局勢，企圖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其次，中共援助修建坦尚鐵路，使坦尚尼亞和尚比亞的關係更形密切，改變了東非的均勢。在非洲領袖中嚴詞譴責阿敏的只有尼瑞爾和卡翁達兩人。

第六、尼瑞爾對種族問題，採取比較開明的政策。尼瑞爾曾經表示坦干伊略非洲國民同盟雖然主張由非洲人多數統治的政府，可是境內的非非洲人（Non-African）對這個政府毋需恐懼。尼瑞爾此一政策極為成功，一九五八年，坦干伊略在英國設計的「多族憲法」（Multi-racial constitution）下進行選舉，尼瑞爾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奧波德的烏干達人民大會黨雖然是一個急進政黨，可是奧波德在種族政策方面，鼓吹安全感來消弭亞洲人的恐懼，並保證給予公正的待遇，與阿敏的驅逐亞洲人政策顯然不同。尼瑞爾可能利用此一國際輿論對阿敏不利的時機，支持親奧波德份子來推翻阿敏，因此兩國邊境再度發生衝突。

阿敏將軍在推翻奧波德後，曾宣佈盡速恢復文人統治，解散奧波德的秘密警察，釋放政治犯而以解放者自居。可是在二十一個月以後，烏干達在他的統治下戰慄着，他的統治似乎接近瘋狂而不擇手段，為了鞏固他的政權，已經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奧波德所屬的郎歌（Lango）族的部隊而代之卡克瓦人（Kakwa）（按阿敏為卡克瓦人）。他一方面安撫布干達人，而又逮捕了布干達人所尊敬的大法官克瓦那卡（Benedicto Kiwanaka），並以恐怖手段控制國內大多數為布干達的知識份子。據逃至坦尚尼亞的烏干達士兵稱：阿敏目前正在清除烏干達北部諸部落的士兵，而阿敏最大的敵人是他自己。

不守紀律的軍隊。烏干達事實上已成爲軍閥統治的狀態，甚至連警察也害怕軍隊，在統治的高階層，政府的首長們也受到威脅。

「時代」雜誌駐奈奈比的記者勃拉希爾（John Blashill）獲悉：阿敏自己已有一套進攻坦尚尼亞的計劃，其目的在爲烏干達爭取一個出海口，阿敏心目中的目標就是坦尚尼亞北部的坦迦（Tanga）。根據以色列駐肯尼亞大使談福尼（Reuven Dafni）稱：阿敏曾在以色列游說此一計劃，要求以色列供應幽靈式飛機和快艇，準備運兵渡過維多利亞湖，他並要求以色列顧問擬具詳細計劃。以色列雖然因爲對付阿拉伯人，而欣然加緊軍經援助烏干達，可是對於阿敏此一不切實際的軍事冒險不予同意。阿敏在憤慨之餘，立刻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於今年二月間訪問利比亞強人、革命委員會主席格達費上校（Col. Mu'ammer El-Qadhafi），兩人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反對「猶太帝國主義」（Zionist Imperialism），阿敏返國後，藉口以色列顧問團陰謀顛覆，驅逐以色列顧問，兩國絕交。因此利比亞有軍援烏干達的行動。阿敏於十月初旬，曾宣佈了一個可能侵犯烏干達的名單，其中包括坦尚尼亞、英國、以色列、尚比亞、印度、盧安達、蘇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某些國家」以及其他兩個「國家」（根據「時代」雜誌推測，其中之一可能指中共而言），阿敏並指控以上這些國家陰謀勾結阿爾及利亞、捷克、馬拉威、古巴和蓋亞那。此一宣佈雖然近似瘋狂，但亦暗示坦烏兩國對抗中錯綜複雜的局勢。

坦烏兩國的糾紛在索馬利亞的調停下，目前已暫時平息；兩國已正式締結和平協定，雙方同意將部隊自衝突的邊界地區撤退，並保證：「避免或允許顛覆勢力在一國的領土活動，以反對另一國」。今後坦烏兩國是否能和平相處，或者烏干達是否會發生內戰，端賴尼瑞爾和阿敏兩人如何作自我約束。一般認爲，中共向東非滲透是東中非多事的朕兆。目前烏干達的部隊有一、二六〇〇人，軍事預算每年九千萬美金，而坦尚尼亞部隊有一、一〇〇〇人，軍事預算爲二千七百萬，可是中共大批軍援坦尚尼亞的結果，使坦尚尼亞已擁有三十四輛T—五九和T—六二的戰車，二十四架米格十七和四十多門一〇五的野砲；以非洲的標準而言，這是相當強大的兵力。坦烏兩國對抗發生後，中共一直保持緘默，可能是爲了避免開罪非洲國家（因爲非洲團結組織對阿敏的驅逐亞洲人沒有發佈任何聲明，僅有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兩國嚴詞譴責烏干達）。如果中共進一步軍援坦尚尼亞，東非局勢殊令人憂慮。